



故事会

5

故事会小丛书

夺 印	亢 夫口述 曼 华整理	0.07元
紅灯記	陈 扬口述 汉 良整理	0.07元
血泪斑斑的罪証 一把鐵刀	唐耿良口述 张新泉口述	0.07元
“小铁口”改行	凌家伟、承 祥編述	0.06元
箭杆河边	沈鴻鑫改編 罗文华整理	0.05元
梁生宝买稻种	何荣貞編述 郭士威整理	0.05元
說嘴媒人	张道余創作	0.04元
“神仙槽”(小故事四則)	张陶普等編写	0.05元
穷棒子办社	唐耿良編述 端木青整理	0.06元
种田状元 一只 鸡	徐道生、陈文彩創作 蔣桂福創作	0.06元
种 子 迷 一 块 錢	范奕中、张道余創作 韦 文編写	0.05元
老队长迎亲 鞋 的 故 事	宋順康創作 胡 怀改編	0.05元
白 雪 紅 心 二十响的轆壳枪 婆 媳 捉 特 务	李 泉 源 編 述 錢志清、方逸翔改編 余 晋 奎 編 述	0.05元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都有出售——

故 事 会

· 第五輯 ·

編輯兼出版者 上海文化出版社

上海永嘉路 25 弄 8 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 078 号

印刷者 上海市印刷四厂

发 行 者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1964 年 5 月第 1 版

1964 年 8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100,001—230,000 册

統一书号：10077·1004 定价：(四)0.14 元 开本：730×1035 毫米 1/32 印张：2 3/8 字数：41,000

故

事

会

第 一九六四年五月
五 輯

箭杆河边	沈鴻鑫 改編 罗文华 整理	1
附記	罗 文 华	19
梁生宝买稻种	何崇貞 編述 郭士威 整理	21
附記	郭 士 威	37
說嘴媒人	张道余 創作	39
附記	辛 安	53
“神仙槽”	张陶普 編写	55
三十块钱	韦 文 編写	60
一张电影票	韦 文 編写	64
赵巫婆出丑	文 兵 改編	67
編后記		75

小
故
事

封面图 顧炳鑫 周 峯



箭杆河边

沈鴻鑫

改編

文海出版社



楊

河北省有一条箭杆河。箭是一支箭的箭，杆是旗杆的杆。箭杆河边有个董家庄生产队，队里有个模范饲养员叫董庆奎，今年五十八岁，是社里贫下中农委员会的委员。

在一九六二年阳历六月二十七日的早晨，老庆奎正在牲口棚里，给两头大驴子喂料，嘴里还在对驴子说：“伙计，今天吃吃饱，明天送公粮，你们跑快点，给队里争个第一名回来。”这时候，“呷达达达”从外面跑进来一个小姑娘，她脖子上围着一条红领巾，手里提着一只书包，急火火地说：“爷爷，小龙偷麦……”正说着，又跑进来一个男

小孩，一把拉住小姑娘手里的书包說：“把书包还我！把书包还我！”

这个小姑娘叫董金花，是庆奎的孙女儿。小龙是地主董寿田的儿子。今天队里收麦，学校里組織小学生帮助队里拾麦穗。別人拾了麦穗都交給队里，小龙却一书包一书包地把麦穗往家里拿。金花看见了，就把书包搶过来，跑来告訴爷爷。

庆奎对小龙說：“你这么小就学得手脚不干淨了？这也是队里的粮食嘛！”小龙非但不听，还“呜呜”地一边哭一边說：“拣几个烂麦穗也不可以？要是从前……”金花問：“从前怎么样？”“从前不要說几个麦穗，就是窑后头那一大片麦田、你們住的房子、这个牲口棚也都是我們家里的！”庆奎想：啊？这哪里是小孩子說的話？是地主心窝里想的变天話嘛！連忙問：“这是啥人对你讲的？”“我爹爹，怎么样？”庆奎追問：“你爹爹啥时候对你讲的？”“不要你管！”小龙說着，从金花手里搶过书包就朝外跑。金花問：“爷爷，我們住的房子是他們家的嗎？”老庆奎眼睛里冒火，說：“不，从前，是地主霸占了穷人的，解放以后，穷人把它收回来了！”金花一听，又“登登登”地跑出去追小龙了。

庆奎仔細一想：小龙这几句話实在不简单。昨天夜里几个貧下中农代表說，有人在群众当中散布謠言，說啥“蔣介石快要回来了，越积极的将来越倒霉”！现在小龙又

說出这样的话，明明是地主在梦想蒋介石回来鬧倒算嘛！走，赶紧去寻队长！我一早寻他没有寻到，现在非寻到他不可！

說巧也巧，庆奎刚刚踏出牲口棚，队长董玉柱恰巧从东面跑过来。庆奎連忙喊：“玉柱，你过来。”玉柱今年二十四岁，初中毕业以后，就回乡参加农业生产，前年社員选他当了生产队长。现在他听见庆奎喊，連忙跑过来：“庆奎叔，喊我做啥？”庆奎說：“玉柱，前天广播喇叭里报告了蒋介石梦想‘反攻大陆’的消息，你听见啥反映沒有？”玉柱心里想：我当是啥要紧事体，原来是这么一件事情，就随口回答說：“啥！‘反攻大陆’？鸡蛋碰石头，蒋介石在做梦！台湾那几只癞蛤蟆尽管呱呱呱地叫，我們箭杆河里的水还是照样嘩嘩嘩地流，公社田里的庄稼也还是照样呼呼呼地往上长，沒啥了不起。”董庆奎說：“你晓得台湾的癞蛤蟆一叫，箭杆河边的癞蛤蟆也跟着叫起来了嗎？”接着就拿昨天听到的謠言說了一遍。玉柱說：“真的？这謠言是啥人放的？”“啥人放的？还离得开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那几只癞蛤蟆！一有风吹草动，他們就要紧兴风作浪了。昨天貧下中农代表还建議提高警惕，撤掉董寿田的赶車員职务哩！”

董寿田是啥人呢？是个地主分子。这家伙骨子里恨透了共产党，表面上却装得蛮积极。他能說会道，一天到晚开口“队长”，閉口“队长”，把个队长騙得的溜溜地轉，

就撈到了一個趕車員的差使。這一來，他一個人趕着兩頭大驢子進進出出、出出進進，別人眼睛看不見，也就沒有辦法監督他，他還可以乘此機會販進販出，買進賣出，做投機生意。

現在董玉柱聽說要撤掉董壽田，有點想不通，說：“董壽田這幾年蠻老實，蠻積極，改造得蠻好，為啥要撤？”慶奎說：“哎呀！玉柱，人家把變天賬都告訴他兒子了，只等蔣介石回來和我們倒算呢！”接着就把剛才小龍說的話告訴了玉柱。玉柱將信將疑，問：“董壽田真是這樣說的嗎？如今連箭杆河里的愁頭鵝也不會相信蔣該死能回來了，他真的還想變天？”慶奎說：“狼總是狼嘛！叫‘屋沿上的洋蔥，葉焦根爛心不死’！牲口交在老狼手里，萬一給他暗算了，那損失才大呢！”玉柱說：“明天就要送公糧，換趕車員的事情，慢慢再說吧！你先對貧下中農代表解釋解釋！”說完，就匆匆忙忙地走了。

二、存 疑

玉柱一路走，一路還在想：如今董壽田的生活也和人家一樣，越過越好，他為啥還想變天呢？難道他的心真是石頭做的？想到這裡，旁邊有個人笑嘻嘻地湊上來說：“隊長，你早啊！明天我到鎮上去送公糧，要不要給你帶點啥東西回來？”這是啥人？就是董壽田！玉柱看見董壽田就問：“前幾天廣播喇叭里報告的那條消息，你聽了很高興

吧？”董寿田心里“别”一跳，又馬上鎮靜下来，假痴假呆地說：“啥消息？”“蔣介石想回来，你象是碰到大喜事了吗！”“哎哟哟，队长，现在生产搞得这么好，生活过得这么甜，啥人还想到这个光头呀！”“那你为啥对儿子翻老眼呢？”董寿田心里又是“别”一跳。不錯，我是对儿子翻过老眼的，还常常翻。怎么？小鬼出去翻舌头了？我关照他不要朝外說的嘛！連忙說：“哦，队长，是这桩事情啊！那天小龙問我：爹爹，你做生活做得蛮积极，为啥别人还說你是地主呢？我說：我是地主，解放以前剝削过穷人，霸占了不少田地房产。接下来就把从前霸占了哪些田，哪些房子对他讲了一遍。临了，我还对小龙說，从前田地房产愈多，罪过也愈大，我懊悔已經来不及了。你要从小跟着共产党，长大了好好为人民服务，替我贖罪。队长，这几句話沒有說錯吧？”

董玉柱一听，这几句話蛮对嘛！看戏要看完，听話要听全，小人嘴里传出来的話不好算数。刚刚玉柱对地主半信半疑，现在是九分相信了，說：“你这是真心話？”地主說：“哎哟！队长，上有天，下有地，良心在当中，我可以挖出心来給你看！……唉！只怪我前世作孽投了地主的胎，现在跳到箭杆河里也洗不清了！”他把眼睛一挤，挤了几滴眼泪出来。玉柱的心偏偏碰不得別人的眼泪，一碰就化，现在是完全相信地主了，說：“哭啥！讲清爽就算了！不过，你要記住：就算箭杆河里的水能够倒流，蔣介石也

休想爬上大陆一寸！”董寿田看见两滴眼泪见效了，說：“是，是，河水决不会倒流。我董寿田永生永世也不会忘記共产党的恩典！”

地主的一场戏做下来，玉柱反而觉得庆奎叔疑心病太重了，就把董寿田的話一五一十告訴了董庆奎，說：“赶車員还是让董寿田做下去吧！”庆奎看看玉柱，想：你的耳朵根可是棉花做的？怎么听了几句花腔就軟下来了呢？說：“玉柱啊！这种人是笑在面上，毒在心里，牙齿长在肚里，你怎么能够相信他！”玉柱說：“解放十几年了，他們哪能沒有一点进步？我看他們现在不敢不老实了。”庆奎有点火了，說：“你这个队长，不能‘只管棉粮油，不分敌我友’啊！”玉柱听见老庆奎說自己只顧生产不分敌我，实在不服貼，說：“庆奎叔，我究竟也当了两年队长了，經過的事情不算少，哪里連人的阶级性都不懂了？”庆奎想：年輕人啊！你沒有經過的事情多着呢！你这样相信地主董寿田，哪里懂啥阶级性呢！庆奎心里一急，喉嚨响了起来：“你懂！懂点啥嘍！識了几个字，就算样样都懂了嗎？我不識字倒还看得清地主的面孔！你……”玉柱說：“我总不能光凭瞎猜疑就撤人家的职啊！”

“瞎猜疑？”庆奎气得声音都发抖了：“我还疑心他是杀你爹爹的凶手呢！恨的是抓不到他的証据。你倒以为地主富农的心都已經变好了！”玉柱的爷叫董大冲，土改时候的貧农团主席，是給人暗杀了的。庆奎一想到老战

友董大冲，眼泪又“噗索噗索”落下来。玉柱听见庆奎叔提到他父亲，也难过得低下头来。不错，土改的时候，我爹爹给人用刀子前心穿后心地暗杀了，凶手一直没有查出来。那时候我还只有十一岁。庆奎叔和我爹爹最要好，一想起他就难过。不过，凶手要真的是董寿田，会等到现在还没有破案吗？这几年他也不会表现得这样老实啊！

这个时候，老庆奎也在想。他想想恨啊！当年玉柱爹从区里开会回来，半路上突然给人杀掉了丢在箭杆河里，查来查去，查不出凶手是啥人。当时，啥个线索也没有，只有在河里捞到了一把刀鞘，镶金的，很讲究。判断起来，这个血案一定同这把刀鞘有关。刀鞘这样讲究，只有地主才有，想必是大冲搞土改遭了地主的忌，尤其是地主董寿田最有嫌疑，但是苦就苦在没有铁证，也没有看见过他有这种刀。政府一直在追查，我老庆奎也忘记不掉这桩血案，偏偏你做儿子的，却不保持一点警惕，连董寿田的赶车员也不肯撤！不行，你队长不肯撤，还有队委会，就揩揩干眼泪说：“撤掉董寿田，是贫下中农小组的意见，你不同意，中午队委会上再谈吧！”

三、撤 职

中午队委会上，支部书记和队委委员都批评玉柱的思想太麻痹。最后队委会决定，不要董寿田再当赶车员，调他到窑上去监督劳动。玉柱还有点想不大通，不过队

委会的决定应该服从，就去通知董寿田。

再说董寿田用几句花腔骗过了玉柱以后，就回到自己屋里来。到屋里，小龙正在屋里寻钓鱼钩，翻天覆地，弄得屋里乱七八糟。小龙是董寿田的单根独苗，平常宝贝得象个皇太子，百依百顺。现在董寿田想：别样好依好顺，你出去多嘴多舌却依顺不得。今天幸亏你老子会唱花腔，总算把队长挡过去了，以后你要再出去泄漏老子的天机，那是我完你完大家完结！今天要让他吃点苦头，好封紧他的嘴巴，就“啪啪啪”地打了小龙一顿，关照他以后舌头放短点，不准再在外面乱说。打完，地主在台子旁边一坐，倒了点酒喝起来。

玉柱踏进门来，董寿田连忙立起身来：“哦！队长来了，请坐，请坐！”马上倒了一杯酒送过来：“队长，你不是常常讲‘大河涨水小河满’吗？队里生产好，社员生活也提高了，我心里高兴。来来来，喝一杯！”玉柱拿酒往旁边一推，说：“从现在起，队委会要你到窑上去做生活，那边缺少人。”这个决定董寿田实在没有料到。两头驴子我好不容易把它们弄服贴，现在除掉老庆奎，啥人能赶得动！这碗饭我本来是吃定了的，为啥突然变了呢？我不做啥人做？倒要问一问，就说：“队长，我不去，明天送公粮啥人去呢？”“庆奎叔！”“那么啥人顶他当饲养员？”“这个你不要管！”

董寿田看看队长的面孔，今天有点两样，不好再问下

去。一想：好啊！扳掉我飯碗的原来就是庆奎这个死老头子啊！心里实在火。不过，既然是队委会的决定，我只有先順着他們的路跑，以后再想办法。就說：“是，是，我坚决服从！建設社会主义嘛，做啥生活都是一样！呵……”

四、查 謠

这时候，外面正好冲进来一个人，地主一看，是董庆奎，而且面孔鉄板。庆奎对玉柱說：“玉柱，你也在这里，正好！”原来支部已經追查出来，謠言是从地主婆嘴里传出来的，謠言的根子就在董寿田身上。支部叫庆奎来通知董寿田，明天一早到队办公室去談話。庆奎看见地主婆，劈头就問：“前天早晨，你对张家万有嫂嫂說过点啥？”地主婆也不是笨人，晓得問的是自己放过的謠言，心里蛮慌，說：“沒有讲啥呀！我只問万有嫂嫂，阿宝的对象找成功了沒有？”“瞎說！泼出去的水，讲出去的話，要收收不轉，要賴賴不掉！到底是啥人叫你放的謠言？”地主婆怎么肯說是男人叫我去放的呢？只好拿眼睛朝地主看看。董寿田看苗头不对，赶紧对老婆說：“是呀！那些話从南村传来的时候，我关照你听了就算了，不要再传出去，你偏要出去讲。这种反动話怎么好乱說！”庆奎想：我們查得明明白白，謠言的根就在你董寿田身上，你就是渾身擦油，也休想滑过去！就說：“董寿田，你老婆背后究竟有啥人牽綫，你自己心里明白！明天一早，你到办公室去一

趙，支部書記叫你去談話。”這時候，玉柱已經明白董壽田究竟是地主，的確放過謠言，怨自己眼睛糊塗，恨地主本性不改，說：“董壽田，你竟是個謠言筒啊！還裝啥老實？走，慶奎叔。”就拉着老慶奎走了。吓得地主和地主婆這兩只癩蛤蟆四只眼睛白瞪白瞪的，好久好久說不出話來。

玉柱、慶奎一走，董壽田朝躺椅上一躺，心里越想越懊惱。那一天自己听了广播，心里一高兴，吃了几杯老酒，就渾身热烘烘，好象蔣介石說來就来，赶紧翻从前的老賬給儿子小龙听，又叫老婆出去放风，想不到蔣介石还没有来，我的“小辮子”却給他們抓牢了，好差使泡了湯，还要叫我到办公室去談話。到办公室去，那还有啥好事情！一定要追究我的謠言。地主想到“追究”两个字，頓時就从躺椅上直蹦地蹦起来。做啥？想起了一把刀。那天他三杯老酒下肚，一高兴，把一把在老桑树底下藏了十三年的刀挖了出来。原来，董玉柱的爹董大冲真的是地主董壽田暗杀的，前心穿后心，用的就是这把刀。地主暗杀了董大冲，心急慌忙，把一个刀鞘落掉了，寻来寻去寻不到。地主就怕刀鞘落在別人手里，追究起来，案子就有敗露的危險。他本来想把



刀丢进箭杆河，人家就查不到了。但是，再一想，这把刀还是当年八国联軍镇压义和团的时候，他爷爷杀义和团有功，洋鬼子奖给他的。以后，他爷爷又用这把刀杀了不少义和团。刀是金子镶的柄，又是洋大人送的，还立过功，就成了他家的传家宝传了下来，从来不肯给外人看。董寿田实在舍不得丢，就在桑树底下挖了一个洞，把刀包好藏了起来。最近，他听到蒋介石要窜犯大陆，以为头上的天就要变了，趁着酒兴把刀挖了出来，还磨了半天。一面磨一面说：“宝刀啊宝刀，你是我董家的传家宝！当年八国联軍打义和团，你立过功；土改的时候，你又立过功。如今，‘老蒋’就要回来，你又有立功的机会了。到时候，我给你配上一个漂漂亮亮的刀鞘，拿去向‘老蒋’报功！”这时候，地主的骨头不满四两重，轻飘飘，醉醺醺，神魂颠倒，胆子也大了，就用绸子把刀包包好，打开里房的橱门，拣一个角落放放好，上面用衣裳一盖。现在他听说支部叫他去谈话，要追究他放的谣言，就想起了这把刀。他冲进里房，想把橱里的那把刀重新藏到桑树底下去。

五、露 刀

董寿田的脚一踏进里屋，却汗毛直竖，连喊“哎哟”。做啥？那把宝刀竟然捏在宝贝儿子小龙手里，正在削铅笔！还“嚓嚓嚓”地削得蛮起劲。地主急啊！这把宝刀你好拿出来用的？简直在找死嘛！赶紧上去把刀抢了过来。

那么，刀怎么会到小龙手里的呢？原来刚刚老庆奎的孙女金花来帮助小龙温课，小龙的铅笔断了，就到橱里去寻剪刀削铅笔。小龙是董家的皇太子，任性惯的，寻不到剪刀，火了，把橱里的东西全翻了过来，剪刀还是没有寻到！忽然他看见橱角落里有一个绿绸小包，狭狭的，长长的，蛮特别，不晓得里面是啥东西。打开来一看，哟，雪白澄亮，一把刀！刀柄上还有花纹，蛮好看；削削铅笔，蛮快。削了这枝削那枝，到金花走、地主进来，他还在削。小龙看见刀被他爹拿去，还不肯歇，说：“这把刀快啊，削铅笔真好！金花还说，她爷爷有个刀鞘，象是跟这把刀差不多……”

董寿田听说老庆奎有个刀鞘和这把刀差不多，吓得倒退了三步。小龙越说越起劲了：“金花说那个刀鞘她爷爷真欢喜，锁在箱子里，逢清明节才拿出来。”董寿田吓啊！这还有啥说的，庆奎老头子的刀鞘一定就是我丢掉的那个了，逢清明节才拿出来看！金花回去对她爷爷一说，庆奎还肯让我过门啊？只有赶快把刀丢到箭杆河里去。刀不在我手里，政府也不好定我的罪。但是，又一想：光丢刀不行，金花亲眼看见过刀，没有物证有人证，庆奎一样不肯让我过门。董庆奎啊董庆奎！土改的时候，你和董大冲一起把我斗争得好苦啊！董大冲一死，你看见我眼睛里就喷得出火；现在，你又揪我的辫子，截我的后路，我懊悔当时没有也给你来一个前心穿后心！地主想到这

里，突然立定，牙齒咬緊說：“好！董慶奎，你要叫我死，我也不能叫你活，看啥人的手快吧！”就問老婆：“你說明天董慶奎送糧走哪一條路？”“那當然是過箭杆河，順公路走囉！”董壽田說：“好！文章就還是做在箭杆河上！”

六、謀 害

董壽田到底要做啥文章呢？他拿大門關好，放低了聲音對老婆說：“送公糧總是天不亮就要動身。董慶奎要過箭杆河，必定要過那頂木橋。木橋當中有兩塊木板，連木橋下面一根桩都已經有點鬆動。只要把那兩塊橋板掀掉，再把橋上的橫檔和橋下面的木桩劈斷，明天董慶奎的車子一壓，半頂橋一塌，車子就會翻到河里去。橋高，河深，董慶奎老头子就是鉄打的骨头銅做的筋，也要叫他骨碎筋斷，回他的老家。我們再把刀朝河里一丟，滅口又滅迹，就不怕他們了。”地主婆有點胆小：“万一明天給他們查出來呢？”“噫！半頂橋一塌，哪里還查得出？万一他們問到我身上來，我還可以來個回馬槍，說隊里用人不當，派个老头子趕車，現在牲口、車子、糧食都受到損失，隊干部要負責！社員也一定有意見。那時候，六缸水渾，看他們怎麼辦！”地主婆說：“好，就這樣辦！”

這天夜里，箭杆河上烏雲密布，四面黑沉沉，伸手不見五指，還“呼呼呼”地刮着大風。到下半夜，董壽田夫妻倆，一個帶了斧頭，一個藏着短刀，一前一后，鬼鬼祟祟地

溜到桥上来。董寿田摸摸袋里藏的短刀，說：“宝刀啊宝刀，今天再請你帮我出一把力，然后，委屈你暂时在箭杆河里躲一躲，有朝一日‘老蔣’回来，我再用八人大轎抬你回去。”

两个人来到桥上，董寿田先用刀把两块有点松动的桥板撬开，把刀朝腰里一插，从老婆手里拿过斧头，“篤、篤、篤”地劈桥板下面的橫档。正劈得使劲，忽然象是远远的有电筒光一閃。两个人做贼心虛，赶快立起来，象老鼠一样“嗦落落”溜到桥下面躲起来。等了一会，看看沒有啥，听听也沒有啥，当是自己眼花，又重新溜到桥上，“篤、篤、篤”地劈了起来。等到橫档劈断，听听四周沒有啥动静，两个人松了一口气。心想：再把桥底下的木桩劈断，刀朝河里一丢，大功就算告成，光等着看老头子的好戏开鑼了。两个人正要动手劈木桩，忽然又是一道电光射了过来，还有人在喊：“桥上啥人？”

七、揭 露

董寿田夫妻俩要想溜，已經来不及了。董寿田連忙把掀开的桥板盖盖好，立起身来装着朝桥西跑，地主婆朝桥旁边树后面一躲。董寿田刚跑出几步，只看见电筒光又是一亮，有一个人赶了过来。来的是啥人？董玉柱。玉柱是因为今天天气不好，怕下大雨，半夜里出来查仓库的。走到仓库附近，隱隱約約听见远远的有“篤、篤、篤”